

卷八十九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矣。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八十九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東洋圖書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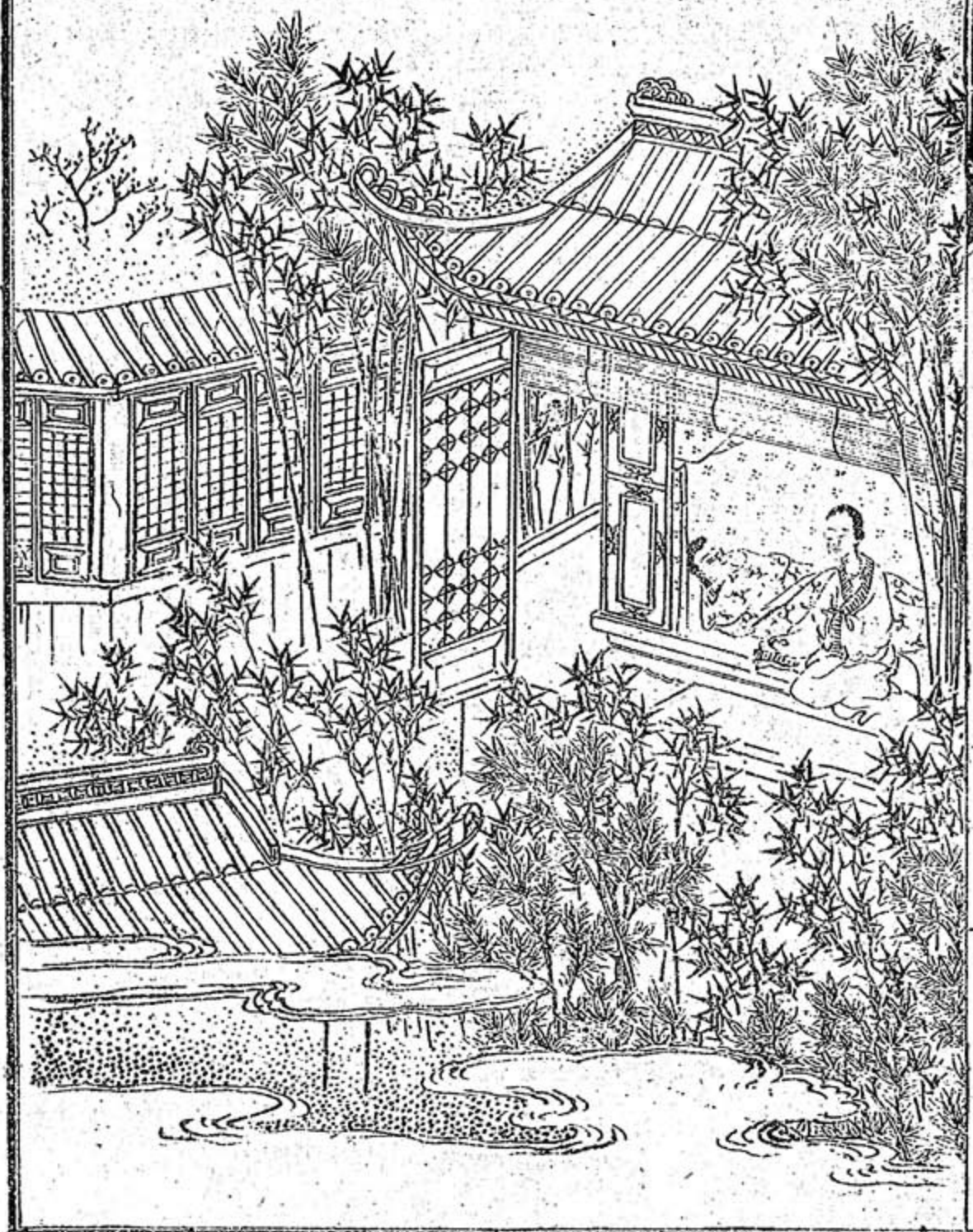
詞
人
公
物
在
公
子
填



第
八
十
九
回

第
八
十
四
回

絕響梧蛇
影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斷心人處處耽驚

卻說鳳姐正自起來納悶。忽聽見小了頭這話。又嚇了一跳。連忙問道：「什麼官事小了頭道？」也不知道。剛纔二門上小廝進來。回老爺有要緊的官事。所以太太叫我請二爺來了。鳳姐聽是工部裏的事。纔把心略略的放下。因說道：「你回去回太太。就說二爺昨日晚上出城有事。沒有回來。打發人先回珍大爺去罷。那了頭答應著去了。」一時賈珍過來。見了部裏的人。問明了。進來見了王夫人。回道：「部中來報。昨日總河奏到河南一帶決了河口。湮沒了幾府州縣。又要開銷國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裏特來報知老爺的。」說完退出。及賈政回家來。回明。從此直到冬閒。賈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門裏。寶玉的工課也漸漸鬆了。只是怕賈政覺察出來。不敢不常在學房裏去念書。連黛玉處也不敢常去。那時已點。醒。時。令。到十月中旬。寶玉起來。要往學房中去。起來。天氣陡寒。只見襲人早已打點出一包衣服。向寶玉道：「今日天氣很冷。早晚甯使暖些。說著。把衣服拏出來。給寶玉挑

以上結鳳姐一邊事
為一段隨手度到寶
玉以開下一段文字

前回重陽此回十月
中旬仍是甲寅年也
以下一段從寶玉祭
晴雯引起過入黛玉
開信病重而以職聘
寶釵作歸束

寫溫是溫寫涼是涼
寫熱是熱寫寒是寒
作者於此等處極真
切極細膩真是寫生
妙手

或云襲人殊失檢點
何必給此一件衣服
是又礙人脫夢話矣
然不如是安得開此
一段文字況寶玉竟
自芙蓉一祭之後把
晴姑娘竟丟過一邊
耶

已打疊起明日之事
矣

我固說寶玉自時變
死後願願襲人

偏是襲人提著

說來總是逆耳之談

襲人於極瑣屑處烘
寫得透

了一件穿。又包了一件。叫小了頭。拏出交給焙茗。囑付道。天氣涼。二爺要換時。好
生預備著。焙茗答應了。抱著氈包。跟著寶玉。自去。寶玉到了學房中。做了自己的
工課。忽聽得紙窗呼喇喇一派風聲。代儒道。天氣又發冷。把風門推開。一看。只見
西北上一層層的黑雲。漸漸往東南撲上來。焙茗走進來。回寶玉道。二爺。天氣冷
了。再添些衣服罷。寶玉點點頭兒。只見焙茗拏進一件衣服來。寶玉不看。則已看
了。時神已癡了。那些小學生都已著眼瞧。卻是晴雯所補的那件雀金裘。寶玉
道。怎麼拏這一件來。是誰給你的。焙茗道。是裏頭姑娘們包出來的。寶玉道。我身
上不大冷。且不穿呢。包上罷。代儒只當寶玉可惜這件衣服。卻也心裏喜他。知道
儉省。焙茗道。二爺穿著罷。著了涼。又是奴才的不是了。二爺只當疼奴才罷。寶玉
無奈。只得穿上。呆呆的對著書。坐著代儒也。只當他看書不甚理會。晚開放學時。
寶玉便往代儒託病告假。一天代儒本來上年紀的人。也不過伴著幾個孩子解
悶兒。時常也八病九痛的。樂得去一個少操一日心。況且明知賈政事忙。賈母溺
愛。便點點頭兒。寶玉一逕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也是這樣說。自然沒有不信的。
略坐一坐。便回園中去了。見了襲人等。也不似往日。有說有笑的。便和衣踢在炕

上。襲人道。晚飯預備下了。這會兒吃。還是等一等兒。寶玉道。我不吃了。心裏不舒
服。你們吃去罷。襲人道。那麼著。你也該把這件衣服換下來了。那個東西。那裏禁
得住揉搓。寶玉道。不用換。襲人道。倒也不但是嬌嫩物兒。你瞧瞧。那上頭的絨絨
也不該這麼遭蹋他。呀。寶玉聽了這話。正撞在他心坎兒上。歎了一口氣。道。那麼
著。你就收起來。給我包好了。我也總不穿他了。說著。站起來。脫下襲人纔過來接
時。寶玉已經自己疊起。襲人道。二爺怎麼今日這樣勤謹起來了。寶玉也不答言。
疊好了。便問包袱呢。麝月連忙遞過來。讓他自己包好。回頭卻和襲人擠著眼兒。
笑。寶玉也不理會。自己坐著。無精打彩。猛聽架上鐘響。自己低著。看了看表。絨已
指到酉初二刻了。一時小了頭。點上燈來。襲人道。你不吃飯。吃一口粥兒罷。別淨
餓著。看子細。餓上虛火來。那又是我們的累贅了。寶玉搖搖頭兒。說。這不大餓。強
吃了。倒不受用。襲人道。既這麼著。就索性早些歇著罷。於是襲人麝月鋪設好了。
寶玉也就歇下。翻來覆去。只睡不著。將及黎明。反朦朧睡去。不一頓飯時。早又醒
了。此時襲人麝月也都起來。襲人道。昨夜聽著你翻騰到五更多。我也不敢問你。
後來我就睡著了。不知到底你睡著了沒有。寶玉道。也睡了一睡。不知怎麼就醒

要一間房子要香房
紙墨筆硯

要菓子

偶又是晴雯所住之
房

了。襲人道。你沒有什麼不受用。寶玉道。沒有。只是心上發煩。襲人道。今日學房裏去不去。寶玉道。我昨兒已經告了一天假了。今兒我要想闔裏逛一天散散心。只是怕冷。你叫他們收拾一間房子備下一爐香。放下紙墨筆硯。你們只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麝月接著道。二爺要靜靜兒的。月工夫誰敢來攪。襲人道。這麼著很好。也省得著了涼。自己坐坐。心神也不散。因又問你既懶得吃飯。今日吃什麼。早說好傳給廚房裏去。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菓子放在那屋裏借點菓子香。襲人道。那個屋裏好。別的都大乾淨。只有晴雯起先住的那一間。因一向無人。還乾淨。就是清冷些。寶玉道。不妨。把火盆拏過去就是了。襲人答應了。正說著。只見一個小了頭端了一個茶盤兒。一個碗。一雙牙箸。遞給麝月道。這是剛纔花姑娘要的。廚房裏老婆子送了來了。麝月接了一看。卻是一碗燕窩湯。便問襲人道。這是姐姐要的麼。襲人笑道。昨夜二爺沒吃飯。又翻騰了一夜。想來今日早起。心裏必是發空的。所以我告訴小了頭們。叫廚房裏作了這個來的。襲人一面叫小了頭放桌兒。麝月打發寶玉吃了。漱了口。只見秋紋走來說道。那屋裏已經收拾妥了。但等著一時炭

這有所注自然開境
皆非

一處吃酒喬坐衛憶
及規矩東西掩亦
真苦勞
你是太太保舉之人
怕什麼呢

此掃土為香何如
總一炷香擺些菓子
虔心即能感應已
為身試
芳魂不遠當領此哀
感涕

此雙調江南好

勁過了。二爺再進去罷。寶玉點頭。只是一腔心事。懶意說話。一時小了頭來請道。筆硯都安放妥當了。寶玉道。知道了。又一個小了頭回道。早飯得了。二爺在那裏吃。寶玉道。就拏了來罷。不必累贅了。小了頭答應了出去。一時端上飯來。寶玉笑了一笑。向襲人麝月道。我心裏悶得很。自己吃只怕又吃不下去。不如你們兩個同我一塊兒吃。或者吃得香甜。我也多吃些。麝月笑道。這是二爺的高興。我們可不敢襲人道。其實也使得我們一處吃酒。也不止今日。只是偶然替你解悶兒。還使得若認真這樣。還有什麼規矩體統呢。說著。三人坐下。寶玉在上。首襲人。麝月兩個打橫陪著。吃了飯。小了頭端上漱口茶。兩個看著撤了下去。寶玉因端著茶。默默如有所思。又坐了一坐。便問道。那屋裏收拾妥了麼。麝月道。頭裏就回過了。這回子。又問寶玉略坐了一坐。便往這閒屋子去。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菓子。便叫人出去。關上了門。外面襲人等都靜悄無聲。寶玉拏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清香。庶幾來饗。其詞云。

隨身伴。獨自意。綢繆。誰料風波平地起。頓教軀命即時休。孰與話輕柔。東逝。

下學閱佳

多惜種子

掩飾過去

羅寶玉已往學中故
不防為他也

天氣已冷故黛玉坐
在裏面

怕不是個讒婦

寫老太太之心經也

翻動墨綬無一不雅

誰為宵女誰為素娥
以寒圖寒又不知誰
負誰勝

豈鳳姐之所云相敬
如賓耶
首此以往恐不復見
如此盛禮矣

論琴似乎廢理卻屬
至言發前人所未發
令經期再生必不斥
此為謬悠
此皆拾檻外人之唾
餘也

水無復向西流。想像更無懷。夢草添衣。還見翠雲裘。脈脈使人愁。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著。直待一炷香點盡了。纔開門出來。襲

人道。怎麼出來了。想來又悶的慌了。寶玉笑了一笑。假說道。我原是心裏煩。纔找

個地方兒靜坐坐兒。這會子好了。還要外頭走走。去呢。說著一逕出來。到了瀟湘

館中。在院裏問道。林妹妹在家裏呢。麼。紫鵲接應道。是誰。掀簾看時。笑道。原來是

寶二爺。姑娘在屋裏呢。請二爺到屋裏坐著。寶玉同著紫鵲走進來。黛玉卻坐在

裏面。說道。紫鵲請二爺屋裏坐罷。寶玉走到裏面門口。看見新寫的一副紫黑色

泥金雲龍箋的小對上。寫著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寶玉看了。笑了一笑。走入

門去。笑問道。妹妹做什麼呢。黛玉站起來。迎了兩步。笑著讓道。請坐。我在這裏寫

經。只剩得兩行了。等寫完了。再說話兒。因叫雪雁倒茶。寶玉道。你別動。只管寫說

著。一面看見中間掛著一幅單條。上面畫著一個嫦娥。帶著一個侍者。又一個女

仙。也有一個侍者。捧著一個長兒的衣囊似的。二人身旁邊略有些雲護。別無

點綴。全做李龍眠白描筆意。上有關寒圖三字。用八分書寫著。寶玉道。妹妹這幅

關寒圖。可是新掛上的。黛玉道。可不是。昨日他們收拾屋子。我想起來。拏出來。叫

他們掛上的。寶玉道。是什麼出處。黛玉笑道。眼前熟得很的。還要問人。寶玉笑道。

我一時想不起。妹妹告訴我罷。黛玉道。豈不聞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

娟。寶玉道。是啊。這個實在新奇雅致。卻好。此時拏出來掛說。著又東瞧瞧。西走走。

雪雁泡了茶來。寶玉吃著。又等了一會子。黛玉經纔寫完。站起來。道。簡慢了。寶玉

笑道。妹妹還是這麼客氣。但見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繡花小毛皮襖。加上銀鼠坎

肩頭上挽著。隨常雲髻簪上一枝赤金扁簪。別無花朵。腰下繫著楊妃色繡花棉

裙。真比如

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

寶玉因問道。妹妹這兩日彈琴來。著沒有。黛玉道。兩日沒彈了。因為寫字。已經覺

得手冷。那裏還去彈琴。寶玉道。不彈也罷了。我想琴雖是清高之品。卻不是好東

西。從沒有彈琴的。彈出富貴壽考來的。只有彈出憂思怨亂來的。再者。彈琴也得

心裏記譜。未免費心。依我說。妹妹身子又單弱。不操這心也罷了。黛玉抿著嘴兒

笑。寶玉指著壁上道。這張琴可就是麼。怎麼這麼短。黛玉笑道。這張琴不是短。因

我小時學撫的時候。別的琴都殼不著。因此特地做起來的。雖不是焦尾枯桐。這

要他琴曲看也故設辭以問之

如今是賴不過去了

要自己充在行人卻不肯說出妙玉同聽來是過多心人爾少話為佳

知首有幾古今同儕願妹妹自有哥哥何為惆悵

何不警情一剖恐此後相逢日短矣

寶玉可不必疑然情越深則疑越多

恐越越不得好處出來

平日寶玉之於姑姪之所以忽冷忽熱忽喜忽怒忽疑忽信無一刻安耽日子者究竟為著何事圖者什麼來而不料今日之所聞者有如此其有不勝一驚者亦不成為紫鵲矣

幸虧是知府家尚難全信

雪雁輕身耳語隨看裏面亦非全不知事者強將手下必無弱兵

似是非而非偏又說得不料其起如此大浪

鶴山鳳尾還配得齊整。龍池鴈足高下還相宜。你看這斷紋不是牛旄是的麼。所以音韻也還清越。寶玉道：妹妹這幾天來做詩沒有。黛玉道：自結社以後沒大作。寶玉笑道：你別瞞我。我聽見你吟的什麼不可憐。素心如何。天上月你擱在琴裏。覺得音響分外的響亮。有的沒有。黛玉道：你怎麼聽見了。寶玉道：我那一天從蓼風軒來聽見的。又恐怕打斷你的清韻。所以靜聽了一會就走了。我正要問你前路是平韻到末了。兒忽轉了仄韻。是個什麼意思。黛玉道：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裏就到那裏。原沒有一定的。寶玉道：原來如此。可惜我不知音。枉聽了一會。子黛玉道：古來知音人能有幾個。寶玉聽了又覺得出言冒失了。又怕寒了黛玉的心。坐了一坐。心裏像有許多話。卻再無可講的。黛玉因方纔的話也是衝口而便出。格熱待他。又何補於事。嘆。出此時回想覺得太冷淡些。也就無話。寶玉一發打量黛玉設疑。遂訕訕的站起來。說道：妹妹坐著罷。我還要到三妹妹那裏瞧瞧去呢。黛玉道：你若見了三妹妹替我問候一聲罷。寶玉答應著便出來了。黛玉送至屋門口。自己回來悶悶的坐著。心裏想道：寶玉近來說話半吐半吞。忽冷忽熱。也不知他是什麼意思。正想著紫鵲走來道：姑娘經不寫了。我把筆硯都收好了。黛玉道：不寫了。收開了罷。說著

自己走到裏閒屋裏。床上歪著慢慢的細想。紫鵲進來問道：姑娘吃碗茶罷。黛玉道：不吃呢。我略歪歪兒。你們自己去罷。紫鵲答應著出來。只見雪雁一個人在那裏發歎。紫鵲走到他跟前問道：你這會子也有了什麼心事。了麼。雪雁只顧發歎。倒被他嚇了一跳。因說道：你別鬧。今日我聽見了一句話。我告訴你聽。奇不奇。你可別言語說著往屋裏擗嘴兒。因自己先行點著頭兒。叫紫鵲同他出來。到門外平臺底下悄悄兒的道：姐姐你聽見了麼。寶玉定了親了。紫鵲聽見嚇了一跳。說道：這是那裏來的話。只怕不真罷。雪雁道：怎麼不真。別人大槩都知道。就只嗒們沒聽見。紫鵲道：你是那裏聽來的。雪雁道：我聽見侍書說的是個什麼。知府家資也好。人才也好。紫鵲正聽時。只聽得黛玉咳嗽了一聲。似乎起來的光景。紫鵲恐怕他出來聽見。便拉了雪雁搖手兒往裏望望。不見動靜。纔又悄悄兒的問道：他到底怎麼說來。雪雁道：前兒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裏去道謝麼。三姑娘不在屋裏。只有侍書在那裏。大家坐著。無意中說起寶二爺的淘氣來。他說寶二爺怎麼好。只會頑兒。全不像大人的樣子。已經說親了。還是這麼歎頭。我問他定了沒有。他說是定了。是個什麼。王大爺做媒的那王大爺是東府裏的親戚所

紫鵲聽得人定
親如平空中一個
府家尚有疑雲
幸知

借鷓鴣收場真真
爽所思文章至此神
乎化矣

親聞私語而曰你
那裏心機使盡生機
漸促矣
既寫得神乎其神
實處仍處

三四分已經不是况
聽了七八分

眼前雖不如此到底
逃不過這一著
且沒著我且問林姑
娘還有多少淚未盡

偏要咬實一句

果然如此不揭起也
不中用難道隔到一
世不成

從前斷不如此那得
不驚

滿小青無此恨事
淚至此已還到八九
分了

紫鵲亦無可奈何

欲其淚乾除非眼閉
勸你倒不如寫寫經
修修來世罷了
也懶於開口

以也。不用。打聽。一說。就成了。紫鵲。側著。頭想。了一想。這句。話奇。又問道。怎麼。家裏。沒有人。說起。雪雁。道侍書。也說。的是。老太太。意思。若一。說起。恐怕。寶玉。野了。心所以。都不。提起。侍書。告訴。了我。又叮囑。千萬。不可。露風。說出來。只道。是我。多嘴。把手。往裏。一指。所以。他面前。也不。提今日。是你。問起。我不。犯瞞。你正。說到。這裏。只聽。鷓鴣。叫喚。學著。說姑娘。回來了。快倒。茶來。倒把。紫鵲。雪雁。嚇了一。跳。回頭。並不。見有人。便罵。了鷓鴣。一聲。走進。屋內。只見。黛玉。喘吁。吁的。剛坐。在椅子。上紫鵲。搭訕。著問。茶問。水黛玉。問道。你們。兩個。那裏。去了。再叫。不出一。個人。來說。著便。走到。炕邊。將身子。一歪。仍舊。倒在。炕上。往裏。踢下。叫把。帳子。擦下。紫鵲。雪雁。答應。出去。他兩個。心裏。疑惑。方纔。的話。只怕。被他。聽了。去了。只好。大家。不提。誰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竊。聽了。紫鵲。雪雁。的話。雖不。很明白。已聽。得了。七八。分如同。將身。擦在大。海裏。一般。思前。想後。竟應。了前。日夢。中之。讖。千愁。萬恨。堆上。心來。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見。了意外。的事情。那時。反倒。無趣。又想到。自己。沒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後。把。身子。一天。一天的。遭踢。起來。一年。半載。少不得。身登。清淨。打定了。主意。被。也不。蓋衣。也不。添。竟是。合眼。縫睡。紫鵲。和雪雁。來伺候。幾次。不見。動靜。又不好。叫喚。晚飯。都不。吃。點燈。已後。紫鵲。掀開。帳子。見已。睡著。了。被窩。都擦。在腳。後怕。他著。了。涼。輕輕。兒拏。來蓋。上黛玉。也不。動單。等他。出去。他就。仍然。褪下。那紫鵲。只管。問雪雁。今兒。的話。到底是。真是。假。雪雁。道。怎麼。不真。紫鵲。道。侍書。怎麼。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紅。那裏。聽來的。紫鵲。道。頭裏。啫們。說話。只怕。姑娘。聽見。了。你看。剛纔。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後。啫們。倒別。提這。件事。了。說著。兩個人。也收拾。要睡。紫鵲。進。來看。時。只見。黛玉。被窩。又擦。下來。復又。給他。輕輕。蓋上。一宿。晚景。不提。次日。黛玉。清早。起來。也不。叫人。獨自。一個。呆呆。的坐。著紫鵲。醒來。看見。黛玉。已起。便驚。問道。姑娘。怎麼。這樣。早。黛玉。道。可。不是。睡得。早。所以。醒得。早。紫鵲。連忙。起來。叫。醒雪雁。伺候。梳洗。那黛玉。對。著鏡子。只管。歎歎。的自。看看。了一。回。那淚。珠兒。斷斷。連連。早已。溼透。了羅。帕。正是

瘦影正臨春水照

卿須憐我我憐卿

紫鵲在傍。也不敢。勸。只怕。倒把。閒話。勾引。舊恨。來。遲了。好。一會。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紫鵲。道。你。把。藏香。點上。紫鵲。道。姑娘。你。睡也。沒睡。得幾。時。如何。點香。不是。要寫。經。黛玉。點。點頭。兒。紫鵲。道。姑娘。今日。醒

性命也不要又何況乎
身未死而心已死矣
哀哉
寫經解悶爲後日記
念吾聞此語心骨俱
懸設有不爲灑淚者
豈人情乎

寫經解悶層

本來是第一著所忌

作者故意寫到十二分

得太早。這會子又寫經。只怕太勞神了。罷。黛玉道。不怕。早完了。早好。況且我也并不是爲經。倒借著寫字解解悶兒。以後你們見了我的字蹟。就算見了我的面兒了。說著那淚。直流下來。紫鵲聽了這話。不但不能再勸連自己。也掌不住。滴下淚來。原來黛玉立定主意。自此已後。有意遭蹋身子。茶飯無心。每日漸減下來。寶玉下學時。也常抽空問候。只是黛玉雖有千萬言語。自知年紀已大。又不便似小時。可以柔情挑逗。所以滿腔心事。只是說不出來。寶玉欲將實言安慰。又恐黛玉生嗔。反添病證。兩個人見了面。只得用浮言勸慰。真真是親極。反疏了。那黛玉雖有賈母王夫人等憐恤。不過請醫調治。只說黛玉常病。那裏知他的心病。紫鵲等雖知其意。也不敢說。從此一天一天的減。到半月之後。腸胃日薄。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黛玉日閒聽見的說。都似寶玉娶親的話。看見怡紅院中的人。無論上下。也像寶玉娶親的光景。薛姨媽來看黛玉。不見寶釵。越發起疑心。索性不要人來看望。也不肯吃藥。只要速死。睡夢之中。常聽見有人叫寶二奶奶的。一片疑心。竟成蛇影。一日竟是絕粒。粥也不吃。懨懨一息垂危。殆盡。未知黛玉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釵黛原拆開不得。寶釵有歌。黛玉有操。寶玉亦須有所作。故借雀金裘引出填詞。

黛玉房中對聯。已有人琴俱亡之感。

素娥青女。是寶釵黛玉影身。月中霜裏。耐冷鬪寒。畢竟晨霜不久。明月長存。兩人之結局。已在圖中照出。

寶玉說我不知音。黛玉說知音有幾。原都是無心。轉念一想。彼此已似有意。寶玉尚可。黛玉已難以爲情。偏又聽見雪雁一番說話。其何以堪。怨生覓死。幾至不可救藥。文章一層緊一層。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月中旬。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九終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鑿窟絕粒

七

悼紅軒原本

所圖書

失綿衣貧
女耐噉嘈

